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第七卷

孟秋紀第七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昏斗中且畢中則立
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
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
乃祭烏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
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
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
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還厲兵簡練桀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

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
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月也農乃升
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
潦修宮室埒墻垣補城郭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無割土地
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
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後還五穀
不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蕩兵一作用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
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
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
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

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恃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恃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

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
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
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
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
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
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
君而振苦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
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
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旣絕賢者
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宜察

此論也則其兵爲義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而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

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
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凡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
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
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
難乎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
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
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曰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卧則
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
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
眾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

鬪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邱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

也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
壯佼老幼胎臏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埋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
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
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邱若山陵世有興主仁
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
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
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
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
守

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
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

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据傲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來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

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

呂氏春秋第八卷

仲秋紀第八

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鴛中其日庚辛其帝少
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
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
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
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
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是
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
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

疾以通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穿竇窮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歛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
無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殺
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
升角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
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之用百事乃遂凡舉事無逆天數必順
其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
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
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
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

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眾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懼之也敵懼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宵窺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

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
鳧舉死殍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
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
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
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
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
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
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
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
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
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
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

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鈇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鈇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鈇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旣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

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
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
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
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
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合支
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邱晉文
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
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
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
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
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
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

一策也

決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
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
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
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若鷲鳥之
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
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
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
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
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
以能鬪眾與不能鬪眾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

不能鬪眾不若其寡也夫眾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
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鬪雖斯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幸也者
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
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
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
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
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生也勝失之兵必
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
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
此所以成勝

愛士一作
慎窮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驃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欸門而

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人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諶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呂氏春秋第九卷

季秋紀第九

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爵人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人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

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
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搜馬命僕
及七騶咸駕載於旒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嚮
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螿蟲咸俯在宥皆瑾其戶乃趣
獄刑無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
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兵藏殃敗民
多孰窒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
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

順民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
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

漢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眾哉此取民之要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躑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

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
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
漬病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於是屬諸大夫而告
之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
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饋此孤之大願也若此
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則
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劔臂刃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
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肢布
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
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
此先順民心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
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

告鴟子鴟子曰已死矣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知士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管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靜郭君善劑貌辨劑貌辨之爲人也多訾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儼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留無幾何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

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
以待之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答曰
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
不仁過順豕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
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
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
又曰必聽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
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
辨此爲二也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劑貌辨答曰
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劔宣王自迎靜郭君
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十

曰謝病彊辭三日而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

侯弗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
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
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
也又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衛書曰步足謂公玉卬曰
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卬
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尙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
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
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
知其所以也此公玉卬之所以過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
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
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

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精通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斲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

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
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鄺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
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
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
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
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
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
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
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
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
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

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
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第九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卷

孟冬紀第十

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舂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

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坳城郭戒門閭修
棧閉慎關籥固封壘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
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邱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
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
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
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
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
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
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
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
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
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
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
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
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利則此之謂重閉
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
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
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
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
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

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尙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忘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盪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玩好貨寶鐘鼎壺鑑輦馬衣被戈劔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間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

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羽旌旌旗如雲僕妾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

三曰世之爲邱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扣之必大富世世乘

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益勗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邱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

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家拍齊未亡而莊公家拍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曾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

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禩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邱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

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
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
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伍員過於吳使人
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
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
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
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
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
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
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
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
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
廣巨兵彊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
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
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
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
蛛螫作網罔今之人學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
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
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
十國非徒罔鳥也周文王使人扞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
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

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跽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榘也

與金...

以...

...

...

...

...

...

...

呂氏春秋第十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

仲冬紀第十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益壯地始坼鷓鴣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奔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螫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閭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

物大曾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囿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病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

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曰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曰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

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屢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
虞其意矣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
爲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汙矣將
眾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
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
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
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
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
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
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
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

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
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
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
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土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
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
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
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掉而浮乎江三人而出特王子慶
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
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衛懿公有
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

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
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
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
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
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
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
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
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
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
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

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
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
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
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頭矣辨若此不
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
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
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
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
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
也我肉也尙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
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

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莫諱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

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

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季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鵲始巢乳雉雒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舛命有司大儼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

消釋

士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

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梁罔柎
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
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
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
問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
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
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
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
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
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介立一作立意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雷雨

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諱
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
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磬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
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
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
噍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
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邱兒而下壺餐以鋪之爰旌目三鋪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
也曰我狐父之人邱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
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鄭人之下韃也莊躄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荆趙此三
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

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

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謔異乎哉此
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
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
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
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邱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
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
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
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
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
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
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

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定我以養眾人庸顧而必
加禮於吾所謂國土畜我也夫國土畜我者我亦國土事之豫
讓國土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爲念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
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
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
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
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
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
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
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如此者三

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
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
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
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
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

序意

廉一作
孝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
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
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
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
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
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

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莽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

有始覽第一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以
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
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
八等水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蒼
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
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顛天其星
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嚮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
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

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東方爲青
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
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
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穀井陘合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
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
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
風西南曰凄風西方曰颺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
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
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
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
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爲立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
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
天地之中也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眾耳目鼻口
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眾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聖人覽
焉以觀其類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
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
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及
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尙
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
勝故其色尙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

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上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章莽水雲角齟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

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則狎矣其智彌狎者其所同
彌狎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
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眾善至桀爲
非而眾非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
之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
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
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
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
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
雖疆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
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相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

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

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
其歡樂大其鍾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
忿老弱凍餒天膾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
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宄也則必非
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
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
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
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
喜矣及其葦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
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
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

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辨乎其無辨乎造父始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

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牢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

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
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今周室旣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
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
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
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
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
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
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
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
皆可謂能禮士矣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
功大也詩云有暍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
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
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
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
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
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
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眾則罷怯以此厚望於
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
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
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

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論大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

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
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
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
文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堂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不周
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鮪商書曰五世
之廟可以觀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
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
久信也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
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
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
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
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

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
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
小大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
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

孝行覽第二

孝行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
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
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
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
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
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
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
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
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
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
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飶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
畜飶煎調養口之道也飶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

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

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
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婦人養
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
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
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
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佚氏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
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佚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
道之士無不在以爲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
名所以大成也故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
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始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
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

而志在大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爨以燿火釁以犧豷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噉

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
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雉臠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
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
醴水之魚，名曰朱髓，六足有珠，百碧，霍水之魚，名曰鯀，其狀若
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
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立木之葉，焉餘，督之南，南極
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
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
菌，鱸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
者，立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
露，崑崙之井，沮江之邱，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
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

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
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
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爲必先知知道者止彼在
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
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首時

一作
胥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
文王苦之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
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
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
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

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
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
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
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
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
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鞭荆平
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墨者有田鳩欲見
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
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
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
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
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

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
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
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
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眾林皆羸事之難
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
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
況乎以人爲唱乎饑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饑狗盈窖嘆然未
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
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
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以魯衛之細而
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
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何而可咎

犯對曰君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殺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眾詐盈國不可以

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
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
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
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
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
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
非用賞罰當耶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
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
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湯武

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
功不聞不肖亡國之主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
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
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
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
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
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
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
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
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
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
吾讐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

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
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
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
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
乃攻之夫差爲擒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
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
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
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趙簡子病召太子而
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
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
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
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

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

慎人

一作慎人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湛

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墾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虜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枚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賞也使百里奚雖賢

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
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
不糝宰予備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
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
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
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
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
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
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
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絃子路抗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處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遇合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

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
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
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有爲人妻者人告其
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
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
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已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
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
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
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菹
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犬臭者其親
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

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治
讐糜雄穎廣顏色如淡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盪陳侯見而甚說
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治
讐糜往謝焉楚王恠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
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
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
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
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
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
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
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尙幸賢聖之後反而孽民
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蓀弘死藏其
血三年而爲碧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
子悲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
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
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
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
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
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
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
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

以禾爲量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
累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
毀大則衰廉則劉尊則虧直則骹合則離愛則墮多智則謀不
肖則欺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
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
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
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趨之行三十里及而殺之
此以知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虺其頭顧不
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
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
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

猶未可必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和調何益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眾無不趨與隸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壙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爲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

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終